

蕉/窗/漫/笔

帆影破长夜

袁勇

刚踏上这片充满魅力的西海岸，一位当地文友就欣然相告：“又添一处红色宝藏，那可是我军首次渡海登陆作战的光荣丰碑！它隐于时光深处，还少有游人涉足。”嘿！这是我意料之外，未作迟疑，“嗖嗖”拽过行囊，便寻着历史的足迹而去。

当年“渡海先锋营”第一潜渡登陆战场遗址，现已然成了一座红色纪念园。静卧于儋州环英湾超头海滩西侧，与海花岛2号岛隔海相望。园里的人不多，自有一份静谧而磅礴的气度，居中位置，巍然屹立着一座大型群雕，生动刻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乘帆渡海登陆的战斗场景，十个红心大字“四十军第一潜渡登陆点”刻于基座，格外醒目，与大海星辰交相辉映，愈显其威。这个看似素雅简淡的红色教育基地，见证了76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军三五二团“渡海先锋营”那场登陆之战，打响了解放海南第一枪的伟大时刻，至今闪烁着精神的光芒。

那是1950年风雷激荡的三月，一段未被岁月冲淡的呐喊。

同行的文友，对这段历史颇有心得，他的介绍比解说员还饱含激情与感染力。

他告诉我，那天黄昏，热血沸腾的799名将士，高举着“渡海先锋营”战旗，登上13艘木帆船，从徐闻灯塔角启航。

一艘艘帆影渐远，如尖刀破云、利剑出鞘，直插那片尚未迎来曙光的海岛。

360余里的航程，途中多次遭受敌人的疯狂拦截与阻击。指战员们牢记“潜渡决战、使命必达”的铮铮誓言，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老船工布满老茧的双手稳稳掌舵，受伤官兵咬紧绷带，怒视前方，在茫茫大海里，劈波斩浪冲破长夜，奋力向着彼岸飞渡而去。

然而，午夜时分，东北风倏然而止，船速骤降。“一定要把红旗插到海南岛去！”师参谋长苟在松、营教导员张仲先立于基准船头，仿佛一道耀眼的航灯，照亮着13艘帆影“强行前进”！

突然，13号船工万康明腹部中弹，殷红的鲜血瞬间浸透外衣，汩汩外流。同船的三连排长傅士俊见状，不及细想，为其拔除弹头后，一把抓过船舵继续向前。岂料，傅排长也被子弹击中应声倒下，身躯最终定格在舵位上，以年轻的生命点燃了彼岸的黎明。

翌日中午，距岸边约200米时，勇士们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纷纷跳入齐胸深的海中冲锋，以血肉之躯登陆成功，迅速占领了滩头阵地，与琼崖纵队一总队胜利会师。上演了一幕冲破敌人“固若金汤”的“伯凌防线”神话，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锋营的旗帜在超头海岸上高高飘扬……

每一个细节，每一位勇士，都在文友的现场讲述中变得鲜活起来，铁血将士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沿着纪念园东行几十步，一道庄严肃穆的“烈士英名墙”赫然入目。黑玉般的大理石上，33位英烈之名被深深刻进，凝作永恒的剪影与荣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涛声不息。

青松数簇，素心若雪。第一登陆点遗址纪念碑旁，长眠着傅士俊烈士，一束束鲜花在海风里默然绽放。一位老者俯身轻抚着孙儿稚嫩的脸，缓缓地说：“孩子，要记住，今天的幸福之路，是先辈们用命拼出来的，与新时代的军人守牢海防一样，同样让人钦佩与敬仰，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此刻，令我惊喜的是，那首震撼灵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响彻红色纪念园，不正是对渡海作战英雄的最好诠释吗？它也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向前。

我静静地伫立于此，目光望向大海。海浪依旧，椰韵依然，但多了几分温暖，那是76年前登陆作战勇士的热血，化作了今天的暖阳和生生不息的春风。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凡/人/俗/事

骑行岁月

赵爽

前段时间，我心血来潮订购了辆山地自行车。几天后，店家说可以提车了。我迫不及待赶到车店，看着爱车组装完成的那一刻，有点久违的兴奋。

转转脚踏，看看胎压，调调座高，试试刹车，店员让我到路上试骑一下。我却身未动，心已远，思绪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夕阳下的路面，我刚刚摔了车，坐在路上看着胳膊上的擦伤，咧着嘴，嗷嗷叫。十几米外传来小伙伴的声音，“哎呀！笨蛋！差一点点就学会了，已经骑了挺远的了，你想停车要先捏后闸呀！”就在那天傍晚的哄笑声里，我学会了骑车。

一两年后，玩伴们都学会了单手撒把，还能站起来蹬。矮小的童车已经不能满足小伙伴四处撒野的需求。大家纷纷把家里的“二八大杠”“永久”“飞鸽”偷偷推了出来。待聚齐后，统一姿势，右腿“掏裆”蹬半圈，晃晃悠悠，到处撒欢儿。可没多久，注定会有家长出现，追着其中一个，拽下车来，然后骂骂咧咧地把自家孩子带回去。其他人也就此作罢，做鸟兽散。

自行车是祖辈和父辈重要的交通工具。记得在我学会骑车前，我坐在“二八大杠”横梁上特制的车座里，耳边响起背后爷爷的京戏。爷爷边载着我边唱京剧的画面印在我心中多年，每每想起甚至能闻到当年横梁上冷铁混着的烟草味道，耳背似乎又触到爷爷随眼起伏的胸口。

我骑着车出了门店，打量着眼前涂装精美的新车，又回想起爸爸的“凤凰”。北方的冬夜，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我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后座上，手里提着当时很流行的玩具——网兜笼小鸟（装着一只小鸟的网兜笼），往家里赶路。后座上的我竟然还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双腿麻木，迷迷糊糊地醒来，发现小鸟不知掉在哪里了，伤心了很久。

初中，同学们很多都骑着车上下学，技术高超的男生可以撒把骑行很远。姿势潇洒，简直是帅呆了。引得胆小的男生无比羡慕，早熟的女生心生爱慕。

想着美好的过往，我沿着江边骑着新车，此刻恰如彼时，我还是那个想去远方的孩子。

远方到底有多远？先骑到江对岸那棵歪脖子树再说。（作者单位：巫山县公安局）

诗/绪/纷/飞

江畔落日（外一首）

高峰

墙皮剥落着
是时光的掌纹
裂痕蜿蜒
开出孤独的花

江风漫过堤岸
捎来湿冷的凉
把职场的褶皱
一一熨平

残缺的石阶
驮着半枚落日
熔金的光
落进波心
便成了
破晓的序

等一场雪

风翻过纸页
留白处落了半瓣梅香

字是冷的
墨色却润着炉边的暖
一行仄仄，一行平平

不必读完
余下的韵脚
正栖在窗棂
等一场雪，轻轻叩响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巴/渝/风/物

渠江畔的一味乡愁

胡中华

车子绕过枣梨滩，渠江水在这里忽然温柔地打了个弯，留下一片绿意盎然的冲积坝子。当地人告诉我，这就是青草坝——江水清清，坝草茵茵，名字里都带着湿润的乡土气。

坝上的青坝村静卧在初冬的薄雾里，远远地，有童谣顺着风飘来：“萝卜红，萝卜白，说起萝卜都晓得……”像一把钥匙，忽地打开了记忆里某个遥远的腊月。

地灵·萝卜生

青草坝的土是渠江千万年的馈赠。每一次涨水，都是一次漫长的拥抱——江水裹着上游的泥沙与养分，轻轻铺展在这片滩涂上。村里的老人周克建蹲在地头，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捻开，黑黝黝、油润润的。“这土啊，自己就会长庄稼。”他笑着说。这里的萝卜几乎不用刻意施肥，光是江水带来的“胭脂”，就够它们长得饱满鲜艳。

最奇的是，这方水土似乎有着固执的“脾气”。曾经有人将青草坝的萝卜种子引种到别处，长出来的却失了那特有的清甜与脆嫩，变得平平无奇；而外地的萝卜种在这里，不过两三年，竟也出落成地道的“砂罐萝卜”——红皮白心，圆润如罐，汁水饱满得像是蓄着一口清甜的渠江水。人们说，这是坝子的“地气”，别处偷不走，也学不来。

时光·味转深

关于这里的萝卜，老辈人传着不少故事。有说三国时曹操兵马曾在此靠半个萝卜解了饥渴，也有说抗战年间，山城里的要人也点名要吃这渠河边的滋味。传说真假难辨，却透出一层意思：青草坝的萝卜，很早就是人们心头一笔亮眼的念想。

但萝卜娇嫩，难以远行。于是，不知从哪一代起，坝上的先民开始与时间合作，将丰饶的馈赠封存起来。吃不完的萝卜，被切成透光的薄片，用竹篾串起，挂在院坝里接受阳光与风的点化。再加入盐与时光慢慢腌渍，萝卜便从一种鲜蔬，转化成更醇厚、更耐人寻味的品格——这便是萝卜卷的雏形，最初因馅料里姜丝夺味，被朴素地叫做“姜卷”。

直到千禧年之交，机缘让这坝上的滋味飞上了高空。面对大宗订单，当时的村支书吴茂全和乡亲们一合计，毅然将“姜卷”改名为“青草坝萝卜卷”。名字一变，便是一声郑重其事的自我介绍，将一方水土的骄傲，推向了更远的江湖。

手作·卷中情

在传承人周克建看来，做一个地道的萝卜卷，宛如进行一场静默的仪式，每一步都是对自然的敬重。

选材，是首场严苛的遴选。并非所有萝卜都能入选。须是中等个头，约四至六两重，红皮光洁无瑕，形如匀称的砂罐。这标准被老周戏称为“选飞行员”。就连播种都讲究“竞争上岗”：一个坑里下几粒种，待苗出齐，只留最健壮的一株，余者皆去。“龙生一子震乾坤，猪生一窝拱墙根。”他念叨着祖辈传下的道理。

切片，有一手绝活。用的是“鸳鸯刀法”：正反各切一刀，萝卜片之间却依然血肉相连。拎起来，一串萝卜片在风中微微晃动，像一串透明的风铃，又似“猴子捞月”的童趣画面。它们被晾晒在竹架上，褪去部分水分，等待一场蜕变。

腌制与包卷，则是风味的点睛。萝卜片在陶坛中与盐和时光共处半月，变得柔韧而富有风味。馅料是姜丝、椒粉、芝麻等香料的交响，比例全凭手感和家传。取一片浸润入味的萝卜皮，仔细展平，放上馅料，慢慢卷起。最后，掐一截青草坝自产的蒜苗，用盐渍软了，当作“腰带”轻轻系上。于是，朴素的食材完成了最终的升华：两端散开如花，中间绿带束束，宛如身着绿罗裙的乡间少女，俏生生地立于坛中。

舌尖·故乡近

如今，青草坝萝卜卷传统手工技艺已被列入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青草坝萝卜卷从农家自制的待客小点，成了能登大雅之堂、亦能慰藉游子乡愁的珍珠。撕开一小卷放入口中，先是脆，再是韧，麻、辣、鲜、香、甜，次第绽放，最后是萝卜经日光与岁月转化后那悠长的甘醇。佐粥，是清爽的开场；下酒，是绵长的余韵。

村里人总爱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萝卜卷里，卷进的何止是姜丝与调料，更是一方水土的灵秀，四时轮转的智慧，以及“不时不食”的古老从容。

离开青草坝时，渠江水仍在静静流淌。我带走了几罐萝卜卷，仿佛也带走了一片坝上的阳光、一阵江风和一首未唱完的童谣。这份穿越时空的清香与味道，终究在舌尖上告诉每一个尝到它的人：有些故乡，是可以被卷起来，带去远方的。（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